

幽幽幻覺夢

——鴉片終結者的謳歌

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

18世紀初中國就開始流行吸食鴉片，直到中葉之後，甚至咸豐皇帝、慈禧太后及很多王公貴族也開始嗜菸，而且將鴉片取名為「福壽膏」。到了晚清民初之際很多梨園名伶如譚鑫培、馬連良等都是老菸槍，民國初期張學良等



杜聰明文官照
——維基百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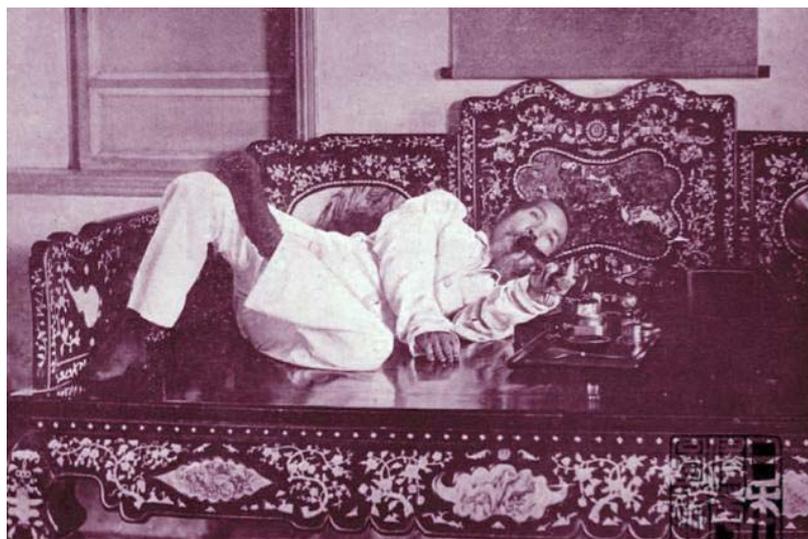


鴉片癮者——台灣記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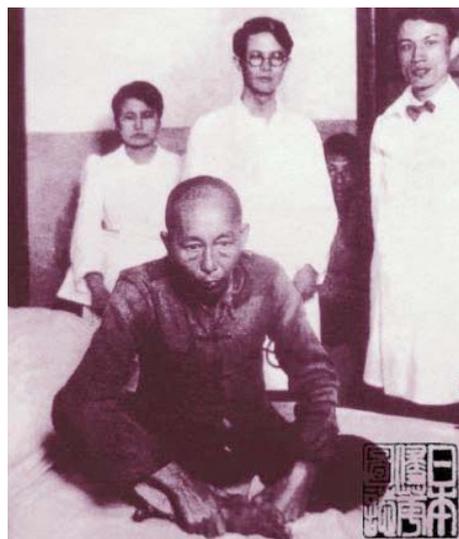
諸多軍閥、喝過洋墨水的北大校長嚴復（幾道）等都是吸食鴉片的名人，因此中國人背上了東亞病夫的惡名，從此國勢一蹶不振。

在同一年代，吸食鴉片的陋習也傳到了台灣，當時全台吸食者約有17萬人，約佔臺灣人口的6%，但是清廷卻沒有任何管制措施，而任其氾濫。直到日本領台之後，才訂定「嚴

禁法」之規定，但是一時難以徹底實行，因此改為「漸禁式」，並實施鴉片專賣制度，而引起社會人士之反對。此時專門研究嗎啡、鴉片、蛇毒的杜聰明博士，發表了折衷式的「漸禁斷療法」，可以縮短療程及減低戒癮的痛苦，總督府乃接受杜聰明的建議於1930年初於中央研究所衛生部設立臨時鴉片癮者矯正



富豪人家抽鴉片——台灣記憶



杜聰明（中）與勒戒中的鴉片癮者
——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

所。不料連橫（雅堂）卻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「新鴉片政策謳歌論」，歌頌鴉片有害亦有利，此舉引起蔣渭水醫師等人的強烈撻伐。

因為當時需要勒戒者太多，中央研究所的房舍又不敷使用，因此向台灣商工銀行租借位於大稻埕日新町（今重慶北路與涼州街之間）原宏濟醫院（註一）之400多坪二層樓磚造建築使用，此機構則定名為「台北更生院」，由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技師下條久馬一兼任院長，杜聰明博士擔任醫局長，實際負責院務。台北更生院在杜聰明管理之下，分三期加以整修，並設置網球場，修建娛樂室，重新栽植庭園花卉。完工後全院可收容人數達150名之多，為了因應不停增加的眾多收容者，更生院同時開辦附設看護婦養成所，錄取學科測驗及口試及格之見習生，在院內接受兩年之培訓，傳授必要之學科與技術，並提供宿舍，畢業後可取得正式看護婦資格。此外他另聘黃文、王耀東、林金龍等三位醫師，以及化學家楊慶豐、李超然（註二）等人士協助，共同分析鴉片及嗎啡中毒者之實驗研究統計，並以此作成學術論文，向國際聯盟提出報告，證實台灣的勒戒成果。



更生院護士畢業典禮——莊永明書仿



台北更生院

圖片來源：臺灣阿片癮者の矯正，1931年



王耀東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——民報 Taiwan

除了台北更生院之外，總督府也自1930年起，著令全台各地的公立醫院增設更生科，以矯正吸食鴉片者，迄1934年初，台北州（註三）的矯正人數已經多達15,000人，台灣其餘各地矯正人數合計約15,000人，成效顯著。台灣吸食鴉片者已經獲得有效控制，所有醫院之更生科也全部解散，僅留下台北更生院醫治殘留之鴉片煙癮者。至此終於解決了臺灣長達300多年的鴉片癮害問題。

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，台北更生院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生局接收，11月改制為台灣省立戒煙所，由杜聰明兼任



購買鴉片膏證照
——杜聰明獎學金基金會



台北更生院拆除前——林小昇於 1994 年拍攝

所長。所址則遷至台大醫學院附屬醫院內，但隔年 6 月就被裁撤。涼州街原址則被憲兵第四團占用，後來成為憲兵司令部。1954 年憲兵司令部遷出，此時總統府為安撫無薪之中央民意代表（國大代表），特成立有名無實的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，供其支領交通費，會址則設於此處。1995 年 1 月這棟具有時代意義的建築，在提報為古蹟的公聽會前夕，卻於半夜中遭到拆除殆盡，如今已不復見，不禁令人浩歎。

註一：宏濟醫院：係日治時期推動台灣歌謠，有「歌人醫生」稱譽之林清月醫師所創立。

註二：李超然：台北首富李春生之曾孫，曾任台北西區社第三屆社長、國際扶輪 345 地區 1982-83 年度總監。

註三：台北州：日治時期台北州之轄區，包括現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及宜蘭縣。



台北更生院——台灣記憶



杜聰明 Tsungming Tu

杜聰明晚年——杜武亮